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王梓夫

漕運古鎮

王梓夫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漕運古鎮

王梓夫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漕运古镇 / 王梓夫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 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王梓夫卷)

ISBN 978-7-5034-5623-7

I. ①漕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74004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29.25 字数: 45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第一章

雍正九年七月十五日，鬼节。鬼节闹鬼，一大早，张家湾漕运码头上就出了三件非常鬼怪的事。

第一件事发生在巡检衙门后宅。

羊鞭子似的大雨下了七天七夜。无雷无闪也无风，像天上开了个口子，天河里的水直接往地上倾灌，哗啦哗啦地紧一阵慢一阵。紧的时候，雨水可着劲儿冲砸着屋顶，房柁屋檩都颤悠起来，四面墙壁也晃悠起来。慢的时候，雨水静静地顺着屋檐往下流，在窗前织成了一道雨帘，把汪洋世界遮挡在外面，留在屋里的则是无可奈何的惊恐和祈盼。

在连阴雨天睡惯了懒觉的人大多是被一片吵天闹地的蛤蟆声惊醒的。噩梦般的大雨突然停了，外面房倒屋塌、沟满壕平，运河上压着筋疲力尽的漕船、商船、客船，码头上的店铺都关门打烊，龟缩在雨水中。蛤蟆却欢闹起来。蛤蟆在雨水中被压得气息奄奄，好不容易盼着雨停了，迫不及待地要出来透口气。有一种叫作囊鼻儿的小蛤蟆，圆鼓鼓的，平时深藏在地下七八尺的地方。雨水把地下水接通了，它们惊恐地爬上来，发现外面居然是一个这么敞亮的世界，雀跃着欢唱起来。庄稼人都有这个经验，只有听到蛤蟆叫成一片，只有在成片的蛤蟆声中听到囊鼻儿的高唱，天才真的算是晴了。

张家湾大街上，铁锚寺癫僧无智和佑民观痴道无为又相伴而来，热热闹闹地拉开了雨过天晴的序幕。

向来僧道不合，张家湾就怪了，这一僧一道却像是一对亲兄弟。癫僧无智疯疯癫癫，痴道无为傻傻呵呵。癫僧无智胖得像头蠢猪，痴道无为瘦得像个扫把。癫僧无智举着戒钵蹦蹦跳跳地唱着疯歌儿，痴道无为甩着拂尘嘻嘻傻笑着嘟嘟囔囔。癫僧唱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懂，痴道嘟囔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清。当地人管他们两个叫作疯和尚傻老道，两个人总

是要来同来，要去同去。他们在张家湾大街上游荡，无忧无虑快活开心。他们俩前后左右，总追着一群孩子，跟着他们跳，跟着他们唱，跟着他们嘟嘟囔囔。两个疯僧道带着一群疯孩子，成了张家湾一道别有情趣的风景。

癫僧无智先唱着：“三月的秋霜六月的雪，三岁的老翁八十的娃……”

痴道无为跟着吟诵道：“荷叶为床蝉作马，白云深处是我家……”

当一片碎金子似的阳光透过竹篾儿窗帘筛在檀木雕床上的时候，徐可良醒了。醒了却没有睁开眼睛，他不愿意醒，他愿意永远沉浸在那美如仙境的梦境里。他慢慢地品尝着、回味着昨夜那淫荡销魂的一幕。

应该承认，他是个好色的男人，甚至可以说是个淫棍。但是这一次，他不是为了自己宣泄淫欲，而是为了尽孝。

徐可良是个孝子，他的母亲十年前就得了肺癆，这些年来他到处为母亲求医寻药，母亲才病病恹恹地拖到今日。前不久铁锚寺的住持癫僧无智送给他一个秘方，说是能根治他母亲的肺癆。无智和尚说，此药叫作“八鲜回春汤”，用八种世间最新鲜的东西煎制而成：九枚雏鸡头胎卵，九条未交黑狗鞭，九份初遗童子精，九摊处女落红血；九盅头场禾苗春雨，九盏初夏芍药新露，九勺中秋梧桐寒霜，九杯入冬屋檐嫩雪。

徐可良拿过这药方琢磨了三天三夜，又跟他的师爷胡道白推敲了三天三夜，可见徐大孝子的用心良苦了。别的还都好办，让下面的人去用心搜集就是了，唯独那处女落红血，他必须亲自采取，否则他是放心不下的。

只要有权有钱有势，找个处女开苞采血并不难。难的是徐可良很挑剔，他不能随便找个黄毛丫头柴火妞儿就拉上床，他不但要采血，还要把采血的过程诗化，有味道，有情趣。好歹徐可良也是读过几天书的人，也是在花街柳巷中摸爬滚打的人，懂得人之大道的丰富多彩，懂得万紫千红中的一枝独秀。如此一来，下面给徐可良找处女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大概在半个月前，徐可良到俊峰斋饭庄赴宴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剔着牙走出来。跟随的衙役挥手招呼着轿夫过来，又掀开轿帘扶着他上轿。徐可良却摇晃着油光闪亮的大脑袋朝前面的空场走去，衙役们不解其意，颠着脚跟随在后面。

俊峰斋饭庄前面的空场上确实有一个出奇的景致，吸引了黑黝黝的一群围观的人。徐可良别看他粗腰腆肚，一副脑满肠肥的笨拙相，鼻子眼睛却特别灵敏。哪儿有什么异样，哪儿有可疑状况，哪儿有别样风情，哪儿有风骚女人，他凭着感觉就能立即发现。这是他多年巡检生涯养成的职业敏感，抑或是天性使然。

人群里有一个卖艺的女人，三十多岁，生得眉目清爽、干净利索，一袭紧身绸缎青衣，手握着一把龙泉宝剑，正拱手念着开场经：“……人穷了当街卖艺，虎瘦了拦路伤人。我们娘儿俩来到张家湾这块风水宝地上，实在是没辙了，才求众位赏碗稀粥喝。不是手心向上跟众位乞讨，当然了，乞讨也不丢人。谁让我们身上有点儿小玩意儿呢，在众位面前献个丑。好了，不多说了。挂子行有句话，尽说不练那是嘴把式，苦练不说那是傻把式。咱要的是连说带练，我们不能说练得好，练不好众位多包涵，练好了，求众位拍着巴掌给声好。好，好完了怎么样？得跟众位要几个小钱，住店要店钱，吃饭要饭钱，上有天棚下有板凳，官私两面的花销。我们练完了众位往场子里扔钱，您明理，我沾光。我们不恼别的，就恼一种人，他早也不走，晚也不走，等我们把一腔子力气卖在这里，他转身走了。饶着不给我们钱，还把花钱的挤带走了。我们不恼您白瞧白看，家有万贯，也有一时不便……哦，对了，说了半天闲篇了，还没自报家门呢。小女子姓苗名梦，江湖上人称金剪刀。何谓金剪刀？金剪刀，剪不断，不剪麻棉不剪线，不剪绫罗和绸缎，不剪人间仇和怨……这也不剪，那也不剪，那你剪什么？剪梦。那位说了，梦能剪吗？笑话了，梦外面不能剪，梦里面能剪。这更是笑话了。笑话不说了，我们娘儿俩给众位卖力气了。哦，那位又说了，你口口声声地说娘儿俩娘儿俩的，怎么只见到你一个人在这儿白话呢？你那宝贝女儿呢？别忙，看剑……”

巡检徐可良站在人群外面，听着场子里的青衣女子口齿伶俐、语气坦然，便知道是个有些来历的老江湖。他原本对这些江湖艺人不屑一顾，该瞟一眼便离开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劲儿，这劲儿像是有着一种无形的磁力，把他牢牢地吸引住了，让他的脚移不开挪不动，脑袋也晕晕乎乎地似睡似醒，他竟然呆呆地站在那儿看起了女子的把式。随同他的衙役还以为他喜欢这个江湖女子，巴

巴结结地守在他身边小心伺候着。

金剪刀苗梦拉开了架势，舞动起了手中的龙泉宝剑。一招一式，踢腿下腰，都非常到位。宝剑在她手中，随着她闪展腾挪，像是舞动起了一条白绸子。白绸子上下左右地飘飞舞动，越舞越快，越舞越灵动，渐渐地，缠绕成了一个椭圆形的白色圆团儿。那圆团儿在地上飞速地滚动着，曳动的风声在围观者的耳边呼呼作响。人们都屏住了呼吸，睁大了眼睛，死死盯着地上那如雷似电的白团儿，完全忘记了这白团儿中包裹的青衣女子。更为奇绝的是，渐渐地，滚动的白色圆团儿上面似乎开了一个口子，冒出了丝丝缕缕的红色烟雾。那红色的烟雾升腾起来，在那白色的圆团儿上面凝聚，白里透红，滚动成了一个红白相间的圆团儿。两个圆团儿一上下，中间似连非连，电光石火般地滚动着。上面那圆团儿慢慢地白多红少，红色又渐渐地消逝，也成了一个纯白的圆团儿……

不知道是谁首先惊醒过来，高声叫好，使劲拍起巴掌。顿时人群沸腾起来，掌声如风，连巡检徐可良身边的衙役也拍巴掌叫起好来。

正当群情激昂的时候，两个白色的圆团儿唰地停住了滚动，顿时破裂开来。出现在地面上的，是手持龙泉宝剑的青衣女子，青衣女子肩头上站立着一个女孩儿。女孩儿一身红衣，身轻如燕，手里也握着一把龙泉宝剑，金鸡独立、白鹤亮翅。不知道这女孩儿是在哪儿藏身的，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进入到青衣女子的身边的，更不知道她是怎么挥动着宝剑与青衣女子舞动在一起的。

人群喧闹起来，许多人大把大把地往两个女人身边扔着铜钱。红衣女孩儿从青衣女子的肩头上跳下来，一边向众人鞠躬致谢，一边撩起衣裙的一角捡拾着地上的铜钱。

从惊诧中清醒过来的徐可良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红衣女孩儿身上了，他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着：这女孩儿正是豆蔻年华，娉娉袅袅，清新鲜嫩。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儿如初绽的花瓣儿，水光盈盈的大眼睛顾盼有情，红润润的小嘴唇儿更是嫩生生地散发着香甜……他想到了母亲的肺癆，想到了治疗肺癆的药方，想到了那需要他亲自采取的处女落红。

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师爷胡道白去忙活了，徐可良则是天天催天天问。胡道白今天说金剪刀没有找到，明天说有了下落，后天说金剪刀不同意卖女儿的初夜。徐可良心急如焚，逼着胡道白想方设法使圈子拴套

儿。直到半个月之后，也就是昨天晚上，胡道白才把金剪刀母女带进了巡检衙门。条件是五十两银子，附加条件是一顿酒席，就算不是婚礼，总也要些体面。

徐可良自然是欣喜若狂，在丰盛的酒席上，徐可良屈尊站立起来给金剪刀敬酒，还当着胡道白的面叫了一声“岳母大人”。金剪刀也非常高兴，一边与徐可良推杯换盏，一边叮嘱徐可良要善待自己的宝贝女儿。

喝到兴头上，徐可良突然想了起来：“岳母大人，请问令爱台甫为何？”

金剪刀说：“苗小妖。”

徐可良一愣：“苗小妖，怎么叫这么个名字？”

金剪刀说：“她父亲死得早，随我的姓。我叫苗梦，梦里生妖嘛。”

徐可良疑惑地看着胡道白：“梦里生妖？这是什么典故？”

胡道白也茫然地摇着头。

金剪刀说：“你们是要人，还是要名字？嫌这个名字不好我把孩子带走。”

徐可良忙说：“不不……这名字没什么不好，只是……很特别……也很雅，对对，很雅，是吧，胡师爷？”

胡道白忙附和着：“何止是名字雅？您再看看这小姐，真真的妖艳非凡。”

徐可良醉眼迷离地看着低着头坐在母亲身边的苗小妖，确实鲜亮照人，含羞带嗔，别有趣趣。徐可良往前探着身子，恨不得马上把苗小妖搂过来啃个够。

酒席过后，徐可良果然如入太虚幻境。让他吃惊的是，苗小妖不但清新可人，而且颇懂风情，宽衣之后，主动投怀送抱，迎合着徐可良翻云覆雨，把徐可良撩拨得骨酥肉麻、神魂颠倒。外面夜雨如泼，床上低吟粗吼，徐可良忘生忘死，妙不可言。

徐可良如醉如痴地回味着这良宵美梦，觉得浑身燥热，兴致又起，惦记着与苗小妖春风二度。可是他不着急，美味就在身边，何须饕餮，慢慢品尝才是。他睁开眼睛，欠起身子，见枕边一头乌发，想趁着苗小妖还在熟睡，掀开被子，细细欣赏一下这豆蔻少女的玉体。想到这里，

他索性悄悄溜下床铺，提起被子的一角，慢慢地掀开。

徐可良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弓着身子斜卧在床上的根本不是风情万种、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小妖，而是一个残花败柳的半老徐娘。不是半老，比半老还要老得多，小肚囊子像装了半袋糠似的垂落着，干瘪的奶子像两只破袜子，脸上横七竖八的褶子，身上的皮肉粗糙得像麻袋片子，眼圈黑黑的，眼角上还堆着让人恶心的眵目糊。徐可良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，呆呆地看着床上这莫名其妙的女人。

那个女人已经醒了，冲着徐可良讨好地笑着，很淫荡的样子。

徐可良惊疑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女人笑着说：“我是夜来香啊！您忘了？”

徐可良狠狠地骂道：“你妈的夜来香，小妖呢？”

夜来香说：“哪儿来的小妖？我是老妖了。”

徐可良问：“你是哪儿来的？”

夜来香嬉皮笑脸地说：“老爷，您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小秦淮的夜来香啊，您玩儿过我好多回了。您忘了？”

徐可良愤怒了，上前揪住夜来香的头发，使劲将她拽下床：“你他妈的给我滚，滚……”

夜来香被徐可良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坏了，慌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胡乱穿着自己的衣服。

徐可良更加撮火，伸脚踢着夜来香的身子：“快滚……滚……滚出去……”

夜来香披头散发、衣衫散乱，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巡检衙门后宅。

后宅外面值勤的衙役看见夜来香狗一样地被赶出来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探头探脑地观察着动静。

懊恼万分的徐可良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细细地琢磨着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昨天晚上的一切都历历在目，甚至他的鼻孔里还残留着小妖身上那特有的处女的体香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？金剪刀是假的，小妖是假的，还是他自己是假的？这也太离谱了。他踱着步琢磨着，不知不觉地来到穿衣镜前面，先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假的。

还真的有点儿不对劲儿，镜子里面的人是徐可良吗？徐可良不是这样呀？不是徐可良那又是谁呢？还真的不像徐可良，哪儿不像呢？

他的脑子里像晃着无数道闪电，唰唰唰地晃得他晕头转向。突然，闪电停止了，他的脑子也清醒过来。哎呀，镜子里的徐可良怎么成了秃尾巴鹌鹑了，那条长长的辫子哪儿去了？想到这里，他慌慌地用手去摸。没了，果真没了，后面光光的，只剩下松松垮垮的一把头发，辫子被齐着脖子剪掉了。

徐可良惊恐地喊着：“来人啊……来人……”

一个老衙役颠颠地从外面跑来：“老爷，什么事？”

徐可良指着外面：“快……快把她给我抓回来。”

老衙役不解：“抓谁？您说要抓谁？”

徐可良：“就是那个骚女人……老妖精……那个叫夜来香的老妖精……”

老衙役突然一愣：“老爷，您的辫子呢？”

徐可良暴怒地：“先别管我的辫子，快把那个女人给我抓回来。”

好在夜来香还没有走远，她这样狼狈也走不了多远。老衙役带着人把她抓了回来，直接带到了巡检衙门后宅，推到徐可良面前。

夜来香被糊里糊涂地赶出去，又被糊里糊涂地抓回来，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罪了徐巡检，更不知道徐巡检将怎么处置她，吓得两条腿打软儿，站也不是，跪也不是。

徐可良气不打一处来，一脚把她踢翻：“我的辫子呢？说，我的辫子呢？”

夜来香哆哆嗦嗦：“您的辫子……您的辫子不是在您脑袋上吗……哟，还真的没了……”

徐可良问：“我的辫子是不是你剪掉的？”

夜来香哭了起来：“老爷……我可没剪您的辫子啊……”

正当这时候，师爷胡道白进来了：“东翁，陈知州来了。”

徐可良似乎没听见胡道白说什么，依然瞪着冒火的眼睛看着趴在地上的夜来香。

胡道白又说：“陈知州来察看张家湾的灾情……”

徐可良这回听清了，顿时一愣：“他在哪儿？”

胡道白说：“刚进门，卑职把他安置在花厅喝茶呢。”

徐可良慌了。所谓的陈知州，是通州知州陈子敬，徐可良的顶头

上司。

胡道白看见徐可良半裸着身子，面前还趴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如此狼狈，怎么能去见知州呢？急忙吩咐眼前的衙役说：“快伺候老爷更衣。”

不知道因为眼前的场面太慌乱，还是胡道白马虎了，他居然没有看出来徐可良头上没了辫子。

徐可良这时反倒清醒了，转身进屋，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剪子，招呼着胡道白：“胡先生，你进来。”

胡道白一边朝里面走，一边吩咐着给徐可良更衣的衙役：“你们麻利点儿，别让陈知州久等。”

徐可良绕到胡道白的身后，撩起胡道白的辫子，伸出剪刀，咔嚓一下，剪了下来。

胡道白丝毫没有准备，剪刀一响，他扭头一看，他的辫子已经握在徐可良的手里了。

胡道白急了，大叫着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剪我的辫子？”

徐可良说：“胡先生，对不住了，我得先到前面去见陈知州。”说着，把手里的辫子交给为他更衣的衙役，“快给我接上……”

第二件鬼怪的事情发生在运河边上。

七天七夜的阴雨连绵，整个大运河都瘫痪了。这正是一年当中漕运、商运、客运最紧张、最繁忙的时候。暴雨一来，满河的漕船、商船、客船都躲到风平浪静的河湾里停泊起来，胆战心惊地等候着老天爷的恩赦。

曹雪芹一家是搭乘兴武卫六帮的漕船北上的。噩梦已经过去三年了，但是曹家人依然没有从这灭顶之灾的轰击中醒过神来。曹雪芹想起这事，心里便禁不住地发颤。

雍正六年正月初五，大年中的“破五”，一个把新年推向又一个高潮的普天同庆的吉祥日子。江宁钟鼓楼的钟鼓声未响，全家人便早早起了床，里里外外高高兴兴地张罗起来。

奴仆们打扫着院子，更换着被风雨打破的灯笼；婢女们收拾着房间，为孩子们又换上一身簇新的衣服；家里的青壮年领着孩子在大门口

燃放鞭炮。江宁织造府的“破五节”热闹非凡，引来了众多百姓的围观叫好。一个大家族的繁华极盛的聚会，生机勃勃，喜气洋洋。曹雪芹看见自己的小兄弟们往小丫鬟们脚下扔鞭炮，吓得小丫鬟们捂着耳朵嗷嗷叫着躲着，上前把两个小兄弟拉走，又把一大捧“小吡花”送给小丫鬟们。这种花炮好玩儿又安全，小丫鬟们乐得追着芹二爷抢着叫着，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乐不可支……

突然，就像夏天的急风暴雨一样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官兵乌鸦似的飞扑过来，严严实实地包围了江宁织造府。全家人都晕了，互相搀扶着缩在一起。曹雪芹只记得叔叔曹頌跪在大门前，江南总督范时绎身着仙鹤补服的官袍，威风凛凛地宣读着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”。圣旨上的话曹雪芹不甚了了，只记得皇帝指责叔叔“行为不端”、“江宁织造亏空甚巨”云云。然后，两个饿虎般的皂隶冲上前，扒掉了曹頌的官服官帽，套上了枷锁。范时绎又一挥手，不知说了句什么，官兵又饿虎般地冲进了大门，随后，里面叮叮当当响成一片。

这时候，曹雪芹才明白，曹家被封了，曹頌被革了职。全家男女老幼一百四十口人丁，阖府里外十三处住房、四百八十三间屋舍、一千九百六十七亩田地，还有黄金白银、珠宝古玩、新旧字画，连同家畜家禽、家具摆设统统被查封籍没。叔叔曹頌不知被关到了何处，曹雪芹和奶奶、母亲、婶母及几个随身的丫头被安置在织造府后面的一个小跨院里。七八口人挤在一起，外面还有官兵把守着，里面的人不让出去，外面的人不让进来。一家人就这样哭一会儿叹一会儿地挨着日子。

叔叔曹頌被释放后马上回到了京城，到平郡王府走门子。老平郡王讷尔苏的嫡福晋曹佳氏是曹寅的长女，亦即曹雪芹的亲姑母。而小平郡王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哥。姑舅亲，辈辈亲，骨头断了连着筋。平郡王是镶红旗的旗主，乃“世袭罔替”的“铁帽子王”。讷尔苏被雍正皇帝削爵之后，福彭便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王位。福彭很受雍正皇帝的青睐，又是宝亲王弘历的伴读好友。在平郡王福彭上下左右的活动下，皇上开恩，发还了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房子，让他们孤儿寡母度日。这样，曹雪芹跟母亲带着两个丫鬟回了北京，奶奶和婶婶依然留在江宁。

为了节省路费，曹雪芹一家人托关系搭乘上了兴武六的漕船。

漕船刚到河西务就赶上了连阴雨，雨大的时候停泊，雨小的时候勉强行船，走走停停，三天前赶到了张家湾。这里的雨实在太大了，曹雪芹一家窝在漕船上，只期盼着雨过天晴。

天真的晴了，但是运河上游的温榆河、小中河都发了洪水，船只依然不能行驶。

浑浊的洪水在上游决了堤，肆虐了田园村庄，又肆无忌惮地冲进了北运河。翻滚的洪水中携带着大量的掠夺品：房屋坍塌后的柁木椽檩，装衣服的箱子，盛粮食的柜子，木制铁制的农具，还有半死不活的猪羊鸡鸭……这些上游灾民的命根子，却成了下游村民的横财。附近的村民都涌到河边去捞东西，运河两岸像赶集般地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

两个小丫鬟雀灵儿和柳莺儿要跟着曹雪芹到运河上去看热闹，曹雪芹的母亲马氏却把她们拦住了，弄得曹雪芹心里很不舒服，原本是他答应两个小丫鬟的，母亲不让去，既伤了两个孩子的兴致，又让曹雪芹很没面子。

到了运河岸边，曹雪芹才明白，母亲实在是圣明，雀灵儿和柳莺儿确确实实不能到这里来。

下河抢东西的都是一些青壮的男子，他们在翻滚的洪水中拼搏着、呼喊着的、争抢着，东西抢到手之后，他们又欢呼着将其推上河滩，搬上河岸。曹雪芹看到，所有下河的男人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，当着岸上那么多围观助威帮忙的人，他们都坦坦荡荡光着身上岸下水，毫无半点儿羞怯和尴尬。岸上也有女人，都是结了婚的媳妇，她们的男人下河去抢东西，她们要帮忙接上来看守着。她们也很坦然，无论是对自己的男人和别家的男人，她们似乎都熟视无睹，还相互争抢着东西，或相互取笑着对方的男人。

这就是大运河的风俗：讲礼的街道，不讲礼的河道。大运河是男人的特权，只要到了河里，男人们便彻底解放了。无论河岸上有没有女人，他们丝毫不避讳。甚至越是有女人他们越是疯狂，成心跳起来鸣嗷喊叫，明目张胆地调戏着女人。女人们也承认男人的这种特权，面对赤身裸体的男人，你可以大胆地看，也可以开口骂，但是绝对没有权利制止。若是身份高贵的太太小姐过桥走岸，遇见了这些浪里白条，也只能低着头过去，非礼勿视则已。

一片惊呼，曹雪芹顺着人们所指的方向一看，河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桃子，桃子有碌碡那么大，在河面上漂浮着，远远地看去，似乎还有两片鲜嫩的叶子。真的是桃子吗？哪儿会有这么大的桃子呢？可它确实像个桃子：上面尖尖的，下面圆圆的，鲜嫩嫩的，红艳艳的，包裹着一兜儿的香甜，让人馋涎欲滴。

男人呼号着扑向了桃子，争着抢着往岸边推着。岸上的人也挥着手惊呼着，这么大的桃子，所有的人都能咬上一口，快捞上来，人人有份儿。

河里的男人们卖着力气推着、喊着，把桃子推到了河滩上。岸上的男人和女人顾不得河滩上泥湿水滑，都噼里啪啦地跑过去。推着桃子的男人跳上了河滩，光着屁股跳着叫着，招呼着女人们前来分享他们的战利品，也借机合法地展示他们裸体的魅力和裸露的快感。

人们扑向了桃子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

原来是一块大石头。

起初人们真的不敢相信，用手摸着、拍着，用脚踢着，用肩膀扛着，无论怎么检验，它就是一块大石头。沉甸甸、硬邦邦、圆溜溜、光滑滑的大石头。刚才把这石头推上岸的男人，试图再把这石头翻过来，徒劳。这石头太沉重了。

可是，这么沉重的石头怎么会漂浮在水面上呢？它又是从哪儿漂来的呢？

这疑问也像这块大石头一样沉重，死死地压在了曹雪芹的心上。他一直站在那块大石头旁边，细细地看着，细细地听着人们的议论。

人们的兴致云消雾散之后，便沮丧地走了。

曹雪芹依然站在那块圆咕隆咚的大石头面前，他什么也没有想，只是觉得两条腿也像石头般沉重，移动不开脚步。

第三件鬼怪的事情发生在天顺隆当铺门前。

天晴了，朝奉陶元淳带着学徒小顺子卸下了门板，打扫着门前的积水，准备开门营业。

这时候，一个年轻的男乞丐带着一个不大年轻的女乞丐走了过来，男乞丐手里托着一只纸船，走到天顺隆当铺门前，口中唱着喜歌：“船

往船来，恭喜发财；大元宝装不了，小元宝滚过来；老爷打发一个铜板的盘费，小子开了头，再也不回来……”

朝奉陶元淳看了看这年轻的男乞丐，觉得挺新鲜，便有意逗他说：“你这船没帆没桨，怎么开船呀？”

年轻的男乞丐说：“没帆没桨船难行，借根纤绳成不成？”

陶元淳说：“纤绳没有，倒有根草绳，能不能拉你的船保不准，你要是找棵歪脖子树上吊肯定断不了。”

年轻男乞丐见陶元淳不但不懂丐帮的规矩，还出言不逊，便忍着气坐下来，把小纸船往门墩上一放，开口说：“船不行来只能靠，靠在码头上睡大觉。金码头银码头，不如贵号的木码头。老爷包涵了，我这只船就停在这儿了。”

年轻的男乞丐说完，把身子往后一仰，双腿一伸，头枕着门槛，躺下了。那个不大年轻的女乞丐也坐在了男乞丐旁边，一声不响地陪伴着。

丐帮乞讨是有规矩的，无论遇见谁，即便对方是个黄口小儿丫头片子，也得恭恭敬敬地站着乞讨，万万不可攀大失礼的。要是有个乞丐在谁家的门口躺下了，那肯定是这主儿得罪了乞丐。乞丐是贱，可贱也有贱的脸面。一个乞丐的脸面丢了，所有的乞丐都要上来给他争脸。更要命的是，乞丐若是和施主闹翻了，施主再有理也讲不通，会遭到铺天盖地的谴责和辱骂。中国人向来同情弱者。

几天的连阴雨，连家雀都饿得叫不出声来了，何况卧在破庙花子院里的乞丐呢？花子无隔夜粮，大雨泡天不能出去乞讨，就只能干张着嘴饿着。天一放晴，乞丐们便都出来了，仨一群俩一伙儿，缕缕行行成群结队，见人便伸手，遇门就求食。有的乞丐看见一个同伙躺在天顺隆当铺门前了，便立刻打花板吹口哨，呼朋引类前来支援。

没多大工夫，天顺隆当铺门前便聚集了几十个乞丐，而且还有许多乞丐大呼小叫地往这边赶。

陶元淳一看慌了，知道自己闯了祸，马上进院去禀报掌柜的马家亨。

马家亨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，急忙打发伙计用人把家里所有的剩菜剩饭端出来让乞丐们吃。乞丐们尽管饿得眼睛发蓝，但是心齐志笃，谁

也不去动那些菜饭。马家亨无奈，又说好话又送钱，乞丐们依然不理睬，一个个都集中在天顺隆当铺门前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蹲着，谁也不吭声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乞丐们越聚越多，天顺隆当铺门前挤不下了，都占满了街面，把来往车辆人群都堵住了。

这件事又很快传开了，憋闷了好几天的张家湾人都稀罕着出点儿开心解闷的事，听说乞丐们包围了天顺隆当铺，都风风火火地前来围观起哄看热闹。

天顺隆当铺也叫曹家当铺，是张家湾六家当铺中最大的一家，也是最有势力的一家。之所以叫曹家当铺，就是因为这当铺的东家是江宁织造曹家。曹家富甲天下，连康熙皇帝南巡都住在他家，谁能比得了？天顺隆当铺的掌柜马家亨是曹雪芹母亲马氏的亲哥哥，也就是曹雪芹的亲娘舅。曹家被查抄以后，所有的财产都归了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，当然也包括这当铺和整个曹家大院。只是隋赫德一直没有前来接管，马掌柜派人请示过几次，都没得到任何答复。不知道是因为隋赫德忙得顾不上来，还是隋赫德有意施恩于曹家。没有人接管，马家亨也只好照旧当他的掌柜，照旧用心经营着当铺。

按照规矩，无论乞丐们在店铺前怎么闹，是一定不能报官的。一是你报了官官府也不管，官府真的派衙役来弹压，店铺的名声就算完了，会说你老太太吃柿子——拣软的捏。这么大的买卖，居然以势欺人，还动了官府。再则，官府能拿这些乞丐怎么样？人家没偷没抢没砸没打，就在你店铺前默默地待着，犯啥法了？马家亨是懂得这些道理的，他急得抓耳挠腮，在屋里团团乱转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埋怨陶元淳不懂事，捅了马蜂窝。

夫人田氏和女儿马幽兰跟着马家亨着急，却又没有丝毫的办法。

田氏说：“要不咱跑吧，躲出去三五天，看这些饿着肚子的叫花子能耗得过咱们不？”

马家亨说：“老娘儿们见识，走得了和尚你还走得了庙，这铺子不要了？”

正在上上下下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进来了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打扰了，请问哪位是掌柜的？”

马家亨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，十七八岁，中等身材，面目清秀，虽

然穿着有点儿寒酸，却谈吐规矩，让人放心。他遂上前说：“我姓马，天顺隆的掌柜。”

来者躬身行了个礼：“马掌柜，如果您老人家信得过，晚生能让外面的人退去。”

马家亨立即高兴起来：“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求先生帮个忙，事后必有重谢。”

来者说：“请给我准备一些零钱，再给我一盆清水。”

工夫不大，那个主动上门帮忙的年轻人端着一盆清水出来了，蹲下身子，把水盆放在门槛上躺着的那个年轻乞丐身边。

年轻男乞丐看见了一盆清水，像是挨了一鞭子，一激灵坐起身来。

来者又拿起门墩上的纸船，放在水盆里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船家，码头上催着您起航呢。”

年轻男乞丐急忙站起来：“是，老大，船帆拉起来了，就等着风转向呢。”

来者转身从后面的马家亨手里接过一个小柳条筐，筐里都是零钱，递给年轻的男乞丐：“一份菲薄盘缠，吃饭不饱，喝酒不醉，路上喝一杯清茶吧。祝老大一路顺风。”

年轻男乞丐接过小柳条筐，拉起身边的女乞丐，说了声“谢了”，直起身把半筐的钱泼洒出去。围在天顺隆当铺面前的众乞丐，见满天飞扬的钱币，扑在地上抢着。

年轻男乞丐把水盆里的纸船捞上来，向来者作了个揖，扬长而去。

众乞丐抢光了地上的钱，也一哄而散。

天顺隆云消雾散，马家亨再次向来者施礼致谢：“请问先生台甫？”

来者谦卑地回礼说：“晚生姓冯名含真，常州人氏。”

一直在马家亨后面观察着这位年轻救星的马幽兰，听了这话，忍不住说：“你是常州人？我去过常州，大运河边上，那里有座天宁寺，是江南四大丛林之一……”

马家亨身后的田氏抻了抻女儿的衣袖，马幽兰立即觉得自己有点儿失态了，满脸通红，闭上了嘴巴。

说话间，当铺外面又哄乱起来，马家亨一惊，立刻想到，难道这些乞丐又回马枪杀回来了？这可如何是好？